


法拉奇作品

INTERVISTA CON IL POTERE
Oriana Fallaci

风云人物采访记 II

[意大利] 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杨顺祥 乐华 嵇书佩 译

 译林出版社



风云人物采访记 II

[意大利] 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杨顺祥 乐华 嵇书佩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云人物采访记. 2 / (意) 法拉奇著; 杨顺祥, 乐华, 嵇书佩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1

(法拉奇作品)

ISBN 978-7-5447-5058-5

I. ①风… II. ①法… ②杨… ③乐… ④嵇… III. ①政治家—访问记—世界 IV. ①K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33537号

- 书 名 风云人物采访记 II
作 者 [意大利] 奥里亚娜·法拉奇
译 者 杨顺祥 乐 华 嵇书佩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闫富斌
原文出版 RCS Libri,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30.75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058-5
定 价 46.80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Oriana Fallaci

Intervista con il Potere

意大利版编者按语

奥里亚娜·法拉奇虽然与癌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还是于2006年9月15日病故。在去世前几个月，她将一个颜色泛黄、边缘磨损的文件夹交给其外甥埃多阿尔多·佩拉齐。文件夹上除了印刷有“晚邮报”的抬头外，她还亲笔写下了“采访历史Ⅱ——霍梅尼和卡扎菲”。

这位女作家同出版商商讨出版一本新书的事宜已有一段时间。新书收集了她采访地球上显要人物时的实录。这些访谈录是在她作为《欧洲人》杂志和《晚邮报》的派遣记者时完成的，被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大陆的最主要报刊翻译成各国文字。在《采访历史》^①取得全球性的成功之后，意大利和国外的读者都向她提出了上述要求。她本人也列出了一个名录，囊括了从1964年接受其采访的罗伯特·肯尼迪到1982年接受其采访的阿里埃勒·沙龙。

在那个年代中，法拉奇以其不朽的文字、堪称教科书式的文字见证了20世纪下半叶的剧烈动荡。她奔赴战争的第一线，盘问那些掌握

^① 即《风云人物采访记》，意大利版书名为《采访历史》(INTERVISTA CON LA STORIA)。

着人类命运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奥里亚娜对棘手的地缘政治平衡有着特别的爱好，对其所生存的那个世纪中的各种意识形态进行了探索，作为世俗的思想家记载下了伊斯兰宗教的影响，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以色列。

她委托给外甥的长篇文章是以邂逅阮玉湾将军作为引导。这位一度被人称作“西贡的恐怖”的将军最终成为弗吉尼亚州一家餐馆的厨师。新一集的计划还包括其记者经历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一是采访阿亚图亚^①鲁霍拉·霍梅尼，在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②举家逃亡国外之后，1979年9月，霍梅尼破例在库姆城接受了她的采访；二是1979年在的黎波里采访了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1979年12月2日，也就是焚烧美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的同一天，经过节选删短，《晚邮报》发表了她的采访文章，并附有数张有关传奇性帐篷的照片。12月3日，补充了删去的段落，刊登了全文，并加上法拉奇的深入分析（很多人曾问起过卡扎菲上校向女记者作出的声明是否与攻击大使馆有关系）。该访谈录于1986年4月由《晚邮报》再次刊登，增加了额外的叙述性内容，读者可以在本书下面的篇幅中领略到。

这部新的作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采访权力》，同时也是本书的书名^③。它以反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反省是在帕纳古里斯^④去世之后，当奥里亚娜自行闭锁在乡下的家中，照料患有不治之症的母亲托斯卡的时候开始的。与此同时，她潜心于小说《男人》一书的创作。后来，该书于1979年6月付梓。她的伊朗和利比亚两国之行是先后完

① 阿亚图拉 (Ayatollah)，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高级教职人员的职衔和荣誉称号。

②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Muhammad Reza Pahlavi, 1919—1980)，伊朗国王 (1941—1979)。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流亡国外，伊朗巴列维王朝告终。可参见《风云人物采访记 I》(下) 中对他的采访。

③ 本书意大利版书名为《采访权力》(INTERVISTA CON IL POTERE)。

④ 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 (Alexandros Panagoulis, 1939—1976)，希腊抵抗运动领袖，法拉奇的恋人，1976年死于一场可疑的车祸。可参见《风云人物采访记 I》(下) 中对他的采访。

成的。第二部分收集了同以下人物的访谈录,以时间为序,他们分别是:罗伯特·肯尼迪(1964)、詹姆斯·法默(1967)、拉希达·阿布黑多(1970)、法鲁克·卡杜米(1970)、山德罗·佩尔蒂尼(1973)、乔瓦尼·马拉戈迪(1974)、乌戈·拉马尔法(1974)、贾恩卡洛·巴叶塔(1974)、恩里科·贝林格(1980)、邓小平(1980)、莱赫·瓦文萨(1981)、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1982)和阿里埃勒·沙龙(1982)。里佐利出版社编辑部的《人名注释》作为遗补。被采访人物的生平事迹不求翔实透彻,仅仅在于提醒读者采访期间的背景,作为参考,并提供后续事件的一些信息。

一则公告:在《愤怒与自尊》(2001年出版)这本小册子中,作者回忆了自己的库姆之行以及她与男翻译独处一室时发生的一次事件。《古兰经》严禁男女独处一室这类事发生,除非两人是夫妇。“负责道德检查的阿訇冲了进来,大声嚷嚷着:‘可耻,可耻!罪过,罪过!’唯有一种方式可以免于最终被枪决,那就是结婚……我不愿意同任何人结婚,更不愿意同一个已经有着一个西班牙女人为妻子的伊朗人结婚,我更不可能准备接受一夫多妻制。与此同时,我不想最终被枪决,也就是不想失去对霍梅尼的采访。我在进退两难中苦苦挣扎……我可以肯定,你会付之一笑。你一定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笑话而已,茶余饭后的无稽之谈罢了。现在,我暂且不讲述这一事件的后续部分,给你留下悬念,究竟我结婚与否。”

该事件的后续部分已经写上,现在,请奥里亚娜·法拉奇的各位读者浏览。

2009年10月

目 录

意大利版编者按语	1
第一部分 采访权力	1
前 言	5
第一章	25
第二章	117
第二部分 采访记	177
罗伯特·肯尼迪	179
詹姆斯·法默	191
拉希达·阿布黑多	205
法鲁克·卡杜米	223
山德罗·佩尔蒂尼	241
乔瓦尼·马拉戈迪	271
乌戈·拉马尔法	297
贾恩卡洛·巴叶塔	321
恩里科·贝林格	349
邓小平	375
莱赫·瓦文萨	391
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	415
阿里埃勒·沙龙	439
附：人名注释	463

第一部分
采访权力

权力的问题如一座险峻陡峭、裂岩密布、冰窖遍地、雪崩不断的高山，耸立在西方精神的面前，阻挡着整个人类的通道。如果人们想进入到未来的肥沃平原，那么必须逾越这座历史的喜马拉雅山。

——古列尔莫·费雷罗^①，《权力》

^① 古列尔莫·费雷罗 (Guglielmo Ferrero, 1871—1942)，意大利历史学家，记者，作家。

前 言

我所爱的那个男人已死于非命，于是我开始着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以赋予这一悲剧以含义。为了书写这部小说，我来到托斯卡纳乡下的家里，躲进住宅二层的一间房屋中，仿佛钻进了一条见不到尽头、看不到一丝光线的隧道。实际上，房间是一条很短的过道，里面摆放着几个书架、一张小桌子和一张椅子。面向橄榄园而开启的半扇窗户光照很差。正是在半扇窗户的下方，橄榄园的边缘，生长着一棵梨树，当我举目远望红日时，就会看到它。我足不出户，既不到花园里去，也不去游泳池，甚至同家里的人也不沟通交往。我凌晨就早早起床，坐在小桌子前，一直写到深夜。堆积起来的文稿，有时认可采用，有时则废弃不用。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到我母亲那里去，我才中断写作。在一个名为癌症的无形魔鬼的吞食下，我的母亲如风中的残烛一般，躺在一张床上等待着熄灭。我总是迈着同样的步伐，采取同样的姿势，走下通往底层的楼梯，穿过摆着一只巨大座钟的客厅，这只座钟就像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大本钟那样每六十分钟敲响钟声。然后我进入了她的房间，她生气而又无奈地躺在那里。姣好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憔悴，

红润的双手变得越来越消瘦。“你感觉如何？”“不好。”我们交谈得很少，似乎害怕说出那句我们想说的话：“现在你也走吧”，“现在我也要走了”。我同她在一起度过的间歇就是重复那些从护士那里学到的护理动作，唯一的目的是想掩饰我们的沉默。我扶起她，调整她的躺姿，摆好枕头，以减轻其难受的程度，然后检查维系其生命所必不可少的氧气瓶。这套程式完成之后，她低声地说着一句话，几乎永远是同一句话：“为了那本书，你会成为瞎子的。”我开玩笑地回答说可以戴上眼镜。我在她的象牙色额头上腼腆地吻了吻，穿过客厅，走上楼梯，返回到与世隔绝的流亡之所。

在隧道中，空间不再有空间，时间不再有时间，历史不复存在。我再也不见任何人，再也不回应电话，再也不阅读报纸：我的大脑成了一团肌肉，只是按照自我摧残的活动和那个幽灵的活动而起作用。我通过回忆和想象，千方百计想让幽灵复活。我从某个侧面听到消息说，毛泽东在北京因年迈而去世，用防腐香料保存的尸体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座为他而建造的陵墓中。还有消息说，在德黑兰，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陷入了困境，阿訇们将准备举事的人民召集到各个清真寺中。还听说，在马那瓜^①，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②正在大举推进，索摩查^③的独裁统治已为时不多，而在美国，吉米·卡特被选为总统。以往诸如此类的消息能燃起我的激情，驱使我前往中国、伊朗和尼加拉瓜，重返纽约，那里有我的办公室和第二住所，而现在它们像压抑的回声，引不起我的任何兴趣，与我的知觉擦肩而过。我甚至无视日历的存在。向我诉说着一天时间变化的仅仅是大厅里的座钟，每六十分钟重复着烦人的钟鸣声；见证着季

① 马那瓜 (Managua)，尼加拉瓜共和国首都。

②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Sandin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成立于1961年，以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地诺 (Sandino, 1895—1934) 命名，以示继承民族独立斗争的传统，组织成立后即投入反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游击斗争。后更名为尼加拉瓜民族解放运动组织。

③ 索摩查家族是尼加拉瓜一个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族，实际统治了该国四十三年，其间共有三位索摩查家族之人做过尼加拉瓜总统。时值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 (Anastasio Somoza Debayle, 1925—1980) 任总统，1979年其独裁政权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

节交替的仅仅是半扇窗户下的那棵梨树。当我伏案写作，树上落下一个果实时，那么应该是夏天；但是过不多久，叶子泛黄，那么应该是秋天来到了；再过一段时间，叶子凋零，树木孤零零地裸露在雪地里，那么应该是冬天到了。应该是冬天到了，还因为天气寒冷，阴雨绵绵，而且有人提起已经过了圣诞节，但是我却不记得欢度过圣诞节；还有人提起过了元旦，但是我却不记得欢度过元旦。难道我在母亲身边待的时间最长，帮助吞咽困难的母亲进食就是那一次吗？

一个冰冷的夜晚，我下楼去检查氧气瓶，给她摆放好枕头，扶她起来，让她处于一种不太难受的姿势。当她张开嘴唇时，已经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那个无形的怪物一直侵入到了她的声带。我吓坏了，就用“为了那本书，你会成为瞎子的”这句话来启发她。她摇了摇头，以此来回答说不是。我罗列了一系列的问句，以便有助于她让我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比如：“你渴了吗？”“你想去卫生间吗？”“是痛苦难以忍受吗？”但是对于每个问题，她都是回答说不，不，不。不知道经过了多么漫长的时间，护士才听清了“神父”这个词，明白了她需要神父为她祝祷。神父带着一个小箱子来了，箱子里装着医治灵魂专用的圣水、圣油和其他的神圣液体。像一名准备施行神秘法术的巫师那样，神父身披着金线银线绣成的黑色圣带，挥动着十字架，口中念念有词，连祷着，喷洒着他的神圣液体，为她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进行开脱。然后他走了，只留下了我孤零零一人与她在一起。一想到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已经得到了开脱，母亲精神为之一振。她向我指了指靠近床边的一张沙发，我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坐了下来，在那里待了六天六夜，忘掉了那个因为一部小说而让我心驰神往的幽灵。母亲的去世是不能同恋人的去世相比拟的。它是你去世的先兆，因为这个去世的人曾经孕育了你，将你带到她的腹中，赋予你生命。你的肉体就是她的肉体，你的血液就是她的血液，你的躯体就是她的躯体的延伸。在她死亡的瞬间，你身体的一部分也在死亡，或者说是你死亡的开始，即便脐带早已割断而分离也无法阻挡。为了推迟她的死亡，

也就是推迟我的死亡前奏，那么我自己应该保持清醒。为了自己保持清醒，我要让她也清醒，为此我不断地说着说着。我向她讲述了我从未向她讲述过的事情，以及从未向其他人讲述过的我的伤痕、我的惋惜、我的疑虑。既然它们是生命本身的构成，那么都是宝贵的负担。我向她倾诉，尽管有那些伤痕、那些惋惜和那些疑虑，我还是非常喜欢生命。我是如此高兴来到尘世，跪谢她生育了我。甚至即便她没有以自己的善心和慷慨做出过其他的好事，对于我来说，赋予我生命就足以证明了她的生命价值。我希望这一感激之情能弥补自己有可能带给她的种种遗憾。为了回报我给予她的这种幸福感，她为自己美好的生育之举而备感骄傲，紧紧握住我的手指，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后来，当我父亲走过来时，她用食指指着她，微微一笑，仿佛在提醒我说，这个礼物还来自于他。

第七天的夜里，我累垮了，突然陷入沉睡之中。是护士将我摇醒。她惊恐万状地尖叫着：“您快醒醒，您快醒醒！”我的母亲几乎不再能呼吸，双眼骤然之间呈现天蓝色，已经看不到世间万物。她像一只被冻僵的小鸟在我的怀抱中离开尘世。为了将她安放到墓地，我终于走出了家门，发现大街小巷还是原来的大街小巷，黎民百姓还是原来的黎民百姓。但是这些东西诱惑不了我，很快，我又重新走进了自己的隧道，将流亡地变成了一间牢房。因为母亲的原因，原先，我不时会离开书桌，走下楼去，穿越那间摆着座钟的客厅，进入那间眼下已经上锁、大家避而不去的房间。现在她已去世，我再也没有理由离开那间面向橄榄园、有着半扇窗户的房间。在六天六夜中忘掉的那个幽灵重新掌控着我的存在，我的脑袋重新成了一团肌肉，只是按照我正在创作的小说而发挥作用。这个房间成了梨树上方的一间牢房，当梨花如白云一般开满枝头时，那么该是春天来了；然后果实从树枝上掉落，那么该是又一个夏天来到了；然后树叶重新泛黄，那么该是又一个秋天来到了；当树叶凋零，树木裸露在雪地里时，那么该是又一个冬天来到了；然后是第二次如白云一般的梨花开满枝头，那么该是又一个

春天来到了，很快又悄无声息地进入到了第三个夏天，第三个秋天，第三个冬天。世界成了越来越遥远的记忆，历史人物传到我这里，其反响变得越来越沉闷。再后，我几乎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宣告结束，邓小平接替了毛泽东的位置^①。在伊朗，礼萨·巴列维国王逃亡国外，国家已经掌握在一个名叫霍梅尼的祭师手中。在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以及其军队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击溃。正如我母亲所言，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瞎子。

突然，在黑暗的隧道中露出一丝光线，它穿透了我失明的视网膜，让我留恋起那个随同两个所爱之人一起被埋葬的世界。我相信，那是在梨树第三次开花和小说写到最后几页时发生的变化。先前，谵妄症让我对世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现在我每写一页，就会引起对它的好奇心，想要消除谵妄症的记忆和迫不及待去恢复旅行、探险和发现。总而言之，是回归到先前的生活。那间由我自行闭锁的牢房由此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客厅内的座钟每六十分钟重复着大本钟的钟鸣声，现在它的回声成了噩梦，甚至是折磨。我像一个怒气冲冲的囚徒那样扑向狱吏，下楼来到客厅里，让座钟停止了机械运转，然后收拾好我的作品，迁居到我家的另一侧，安顿在窗户众多、阳光明媚的一间屋子里。第二天，我恢复阅读报纸、观看电视、回应来电，甚至来到花园中，径直来到游泳池边。我已经有两个夏天没有在里面游过泳，也没有在那里晒过太阳。我的父亲正在清除橄榄园边缘上长出的野草。他抬起了头，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惊讶地说：“你恢复了健康！”我放声大笑，笑声令我不寒而栗，因为在与幽灵和寂静相伴度过的日子里，话题仅仅是死亡。我甚至忘记了如何才能发出笑声，这是我第一次重新听到自己的笑声。几个星期之后，小说完成，我飞往纽约。像一个在黑暗中生活了太长时间的囚徒，我不愿出现在隧道的出口。如何利用这广阔的空间？如何利用这明媚的阳光？如何恢复我失去的习惯、中止的经历和先前的生存方式？再说，刚完成的作品并不能将你在构思小说过程中失去的自由归还给你。犹如

^① 原文如此，实际毛泽东逝世后由华国锋主持工作，后出任中共中央主席。